京劇叢刊

第二十一集

荒山淚
鎮潭州
小放牛



中國戲曲研究院編輯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京劇叢刊

第二十一集

中國戲曲研究院編輯

新文藝出版社

一九五四·上海



京劇叢刊 第二十一集

編輯者　中國戲曲研究院
出版者　新文藝出版社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
（上海康平路八三號）
印刷者　新華印刷廠上海廠
（上海大連路一三〇號）
總經售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

書號（568）[IV V 21]　類別 戲劇・電影—京劇
字數52000字　開本787×1092 1/32　印張3 1/2
1954年11月上海第1版——第1次印刷 1—9100冊
定價3,400元

編輯凡例

一、編印『京劇叢刊』的目的，是爲了選擇中國京劇中的優秀劇本整理出版，供各地劇團和讀者們參考。

一、『京劇叢刊』所收的，多數是目前比較流行的京劇傳統劇本；但亦酌量選取一些目前雖不很流行而內容和表演藝術較優秀的值得推廣的舊有劇本，以及根據傳統劇目改編的劇本。（包括一部分京劇舞台上比較流行的崑腔劇本）

一、凡傳統劇本，都是根據目前舞台上流行的底本進行整理的。其中若有比較重要的改動，在每劇的『前記』或『附註』中均有所說明。

一、所有傳統劇本的整理工作，都吸收了對該劇的內容和表演方面有經驗的演員參加；並且，絕大部分經過了實驗演出。

一、我們曾力求以嚴肅謹愼的態度對待遺產，力求在去蕪存菁與小改的原則下進行整理工作，但編者與整理者能力有限，難免有不夠妥善之處，希望各地演員、專家和讀者們指正。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目次

荒山淚……一
鎭潭州……五一
小放牛……八一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荒山淚

前記

『荒山淚』寫明末河南濟源縣一個名叫高良敏的農民，由於餉稅不斷增加，無法應付，只得帶着他的兒子入山採藥，尋些額外收入來補助，不幸都被猛虎吞吃了。其妻驚痛，也吐血而亡；幼年的孫兒，又被拉去充當伕役；一家五口，只剩下兒媳張慧珠一人。但徵稅的差役，並不放鬆一步，直逼得她瘋狂地跑進深山裏去躲避，稍一留停，差役們又跟踪而至。她悲憤不勝，竟自刎而死。

這個劇本在一九二九年編寫，程硯秋先生在一九三〇年開始上演。整理本由本院編輯處杜穎陶、陶君起共同進行，並經程硯秋先生親自訂正。

荒山淚

第一場

〔虎形上，二樵夫上，見虎逃下，虎追下〕

第二場

王四香：（內）啊哈！

〔王四香、崔德富同上〕

王四香：吓唬鄉民是好手，

崔德富：見了老爺變作狗。

王四香：在下王四香。

崔德富：在下崔德富。

王四香：請了。

崔德富：請了。

王四香：老爺升堂，小心伺候。

崔德富：小心伺候。

〔四衙役、胡泰來上〕

胡泰來：（念）

好官還要人做，發財不怕太多；

難得清官像我，你們看我如何？（入座）

管的是錢糧倉庫，喜的是加捐增賦；

老爺渾水好摸魚，百姓見官如怕虎。

下官胡泰來。蒙聖恩放我濟源縣的正堂。到任以來，家家關門，處處閉戶，我也莫名其妙。這且不言。只因李自成帶領百姓起兵要推倒皇上，那還了得！楊嗣昌楊大人，又有軍令到來，言說徵取人丁賦稅，每人出錢一貫，不分男女老幼、貧富人等。唉！軍情緊急，誰能往四鄉，誰能催得賦？

王四香：小人王四香。

崔德富：小人崔德富。
王四香
崔德富：參見老爺。
胡泰來：哎呀！老爺正爲這件事情爲難哪！聽我告訴你們說。
王四香：是。
胡泰來：楊大人有軍令到來，言說徵取人丁賦稅，每人出錢一貫，不分男女老幼，貧富人等；你們既能往四鄉，催得賦，你們兩個人辦一辦好啦！啊？
王四香：回老爺的話，小人名字叫王四香。
崔德富：小人名字叫崔德富。
王四香：我不能『往四鄉』。
崔德富：我也不能『催得賦』。
王四香：老爺改差吧。
崔德富：老爺改差吧。
胡泰來：哦！說了半天你的名字呢，叫王四香；你的名字呢，叫崔德富；你也不能往四鄉，你也不能催得賦，是不是呀？

王四香
崔德富：對。

胡泰來：反了！老爺爲這件事情把汗都急出來了，還跟着起鬨是怎麽着？

王四香
崔德富：小人不敢。

胡泰來：哼！少在我這兒裝佯；我已派人去請錢、李二位紳士，等他們到來一定有個辦法，知道了嗎？（拍案）走開！

王四香
崔德富：嗻！

〔衙役上〕

衙　役：啓稟大人：錢、李二位紳士請到。

胡泰來：怎麽着，錢、李二位紳士都來了？

衙　役：來了。

胡泰來：快點有請。

衙　役：有請。（下）

〔錢、李二紳士上〕

錢
李紳士：忽聽太爺喚，忙步到堂前。——啊太爺！

胡泰來：哎呀！原來是錢、李二位紳士來了。只因楊大人有軍令到來，要人丁賦稅，每人出錢一貫，不分男女老幼貧富人等。事在緊急，把二位紳士請來了，必須幫助我想個辦法。

李紳士：回稟太爺：我們這裏連年荒旱，寸草不生，黎民百姓度日艱難，只恐是辦不到的吧！

胡泰來：哦，你說這套話呀，我打昨兒就知道了；我沒主意才把二位紳士請來了，你要這麼一說，那不是廢話了嗎！

李紳士：實在是辦不到哇！

胡泰來：別价，別价，不必推辭，辦辦好了。

李紳士：辦不到哇！

胡泰來：衙役的！

衙　役：有。

胡泰來：老爺下位。（下位）李紳士辦辦好了。

李紳士：這實在的辦不到哇！

胡泰來：這，這，這……

李紳士：實在是辦不到哇！

胡泰來：今個是我求着你啦；往後呢，你還有求着我的時候哪！一定盡力辦辦好了。

李紳士：辦不到的呀！

胡泰來：得，辦辦好了。

李紳士：實在是辦不到哇！

胡泰來：我說你是怎麼着？

李紳士：辦不到哇！

胡泰來：你說辦不到就辦不到嗎？

李紳士：實在是辦不到的呀！

胡泰來：可惡！可惡之極矣！——錢先生。

錢紳士：老爺。

胡泰來：哎呀，這件事情，錢先生能給辦一辦嗎？

錢紳士：噯，老父台，不要緊的；他不能辦呀，我有辦法。

胡泰來：嗄，這件事情你能辦？

錢紳士：我能辦。東西南北四鄉的情形，晚生是再熟練不過的；再說事關老父台的考成，晚生哪有不幫忙的道理！

胡泰來：如此說來就對了！（向李）他能辦，你怎麼就不能辦呢？

李紳士：辦不到的呀！

胡泰來：出去！

李紳士：我看你是怎生得了哇！（下）

胡泰來：不堪，不堪造就！

錢紳士：老爺。

胡泰來：這件事情多幫忙了；日後有甚麼事情，只管言語，我替你辦。

錢紳士：謝老爺。

胡泰來：王四香。

王四香：喳。

胡泰來：崔德富。

崔德富：噯。

胡泰來：你們向錢先生多多請教。（向錢）吃了飯了嗎？

錢紳士：偏過了。

胡泰來：好，失陪失陪！

〔四衙役、胡泰來同下〕

錢紳士：二位呀。

王四香
崔德富：錢先生您有甚麽主意嗎？

錢紳士：這事不難——這地方哪家有錢，哪家沒錢，誰是刁頑的，誰是軟弱的，我都知道，我回頭開一個名單給你們，照我這名單一辦就行啦！

王四香：謝謝你老先生。

錢紳士：可是這麽着呀，你們可別忘了我這個。（打手勢作錢狀）

王四香：沒錯，三一三十一。

錢紳士：三一三十一，就這麽着，我回家開名單去。（下）

王四香：夥計，他這主意不壞，可是咱們要的時候，還得用點法子。

崔德富：你說甚麼法子？
王四香：我沒主意。
崔德富：你沒主意？
王四香：嗳，我沒主意。
崔德富：我倒有個主意。
王四香：你說說我聽聽。
崔德富：咱們倆人哪，一個作好人，一個作壞人；作好人話頭要來得鬆，作壞人臉要綳得兇；這一兇一鬆，管保馬到成功。
王四香：這個主意不錯。
崔德富：不錯，咱們去嗎？
王四香：官事，這就得走。
崔德富：這就得走。
王四香：走着！
崔德富：走着！

王四香：正是：手拿錢袋各家湊，
崔德富：紳士還要撈回扣。
王四香：走着，走着。
〔同下〕

第三場

〔高良敏、陳氏上〕

高良敏：（唱西皮搖板）
田園數畝聊安命，
陳　氏：（接唱）一家五口度光陰。
〔高忠、張慧珠、寶璉上〕
高　忠：（接唱）爹爹壽日當恭敬，
張慧珠：（接唱）佐夫杯酒奉雙親。
高　忠
張慧珠：爹爹請上，待兒等拜壽。

高忠：（唱搖板）

高良敏
陳氏：不必拜了。（笑）

參參請上兒拜定——

張慧珠：（接唱）但願連年祝好春。

寶璉：爺爺、奶奶在上，我給您拜壽。

高良敏
陳氏：你也不用拜了。（笑）

寶璉：媽，我在哪兒吃呀？

高良敏：過來，過來，在爺爺這裏吃，過來，過來。（笑）

陳氏：老老請！

高良敏：（唱搖板）

一家人坐草堂同歡同慶，

陳氏：（接唱）有佳兒與佳婦喜溢門庭；

高忠：（接唱）憑耕耘供菽水聊娛晚景，

張慧珠：（接唱）勤織紡助兒夫奉養雙親。

〔鮑世德上〕

鮑世德：（唱搖板）

適才間鄰居們對我言論，
又設下新名目要稅人丁；
我到那高兄家去送一信，
最好是請父老同上公呈。（入門）

高良敏：前來用飯哪。

鮑世德：我用過了哇。唉！

高良敏：賢弟，慌慌張張，爲了何事呀？

鮑世德：啊仁兄，這件事情，你還不知麽？

高良敏：愚兄不知呀！

鮑世德：今有兵部楊大人，又設下新名目，要抽人丁賦稅；小弟特來與仁兄商議，怎樣免去這人丁惡稅才好！

高良敏：啊，賢弟，想這完糧納稅之事，豈是違抗得的呀！

鮑世德：仁兄此言差矣！

高良敏：何差呢？

鮑世德：想朝廷的賦稅，我們早已繳齊了；似這等新立名目，苦害黎民，我們自然是不服的呀！

高良敏：依賢弟之見？

鮑世德：小弟有意與仁兄相約父老，同上公呈，請縣太爺免去這人丁惡稅呀！

高良敏：這個……倒也使得。

高　忠：且慢！是我方才聞聽東村已然聚合多人，齊上公呈，縣太爺非但不准，反將為首之人，責打二十大板，趕下堂來；依我看來，爹爹與叔父前去，也是枉然！

高良敏：如此說來，這惡稅是免不得了！

高　忠：免不得了！

陳　氏：唉！我家只有這數畝薄田，哪有銀錢納這樣惡稅呀？

張慧珠：婆婆但放寬心，待媳婦連夜紡織，也可以幫助爹爹完納課稅。

高　忠：母親不必焦慮，待孩兒連夜上山採藥，變賣些銀錢交納便了。

高良敏：是呀，採藥麽，爲父也可以上山走走哇！

鮑世德：且慢，近日深山之中，慣出猛虎傷人，不可冒險前去。

高良敏：事到如今，也說不得了！我想猛虎出山，尙有定時，小心一二，料然無事；只是上山採藥，一時焉能變錢，倘若……

張慧珠：這倒不妨，媳婦這幾月中間，也紡織完成絹帛五疋，可命璉兒拿到市上售賣，倘若縣官催逼前來，只好先將乇完納丁稅，也就是了。

陳　氏：唉，你將這絹帛之錢用去，我們闔家拿甚麽度日啊？

高　忠：啊，母親，待等孩兒採藥回來，變賣銀錢，再補作家中日用，也是一樣啊！

鮑世德：哎呀！看他一家，爲了繳納這人丁惡稅，不顧生死，入山採藥，令人心酸；我也只好打消前議，隨他們前往。——啊仁兄！

高良敏：賢弟！

鮑世德：旣然如此，待弟回家收拾收拾，一同前往。弟告辭了。

（唱搖板）

爲納稅他父子不顧性命，
這官府比猛虎兇惡十分！（下）

高良敏：不遠送了。
張慧珠：（向寶璉）將此絹拿到市上，售錢十貫，快快回來。
寶　璉：知道了。賣絹去啦。（下）
高良敏：（向高忠）到後面收拾收拾。
高　忠：遵命。（下）
陳　氏：啊老老，你父子此番前去，一路之上是要謹愼的才好。
高良敏：媽媽只管放心，有忠兒跟隨，料然無事啊。
陳　氏：話雖如此，還要多加謹愼的才好。
〔高忠上〕
高　忠：收拾好了。
高良敏：你我父子山中走走。
高　忠：遵命。

高良敏：（唱散板）

爲採藥哪顧得年老涉險——

陳　氏：早去早回。

高良敏：媽媽保重了。

高　忠：（接唱）陪老父去到那王屋山巔。

〔高良敏、高忠同下〕

陳　氏：須要小心。唉！

（接唱）但願得他父子早早回轉，

張慧珠：（接唱）待我來勤夜課佐納丁錢。

〔王四香、崔德富上〕

王四香：（唱搖板）

到鄉間催丁稅人人埋怨，

崔德富：（接唱）爲交差一心想索要銀錢；

王四香：（接唱）來至在高姓家好言相勸——

開門來！

張慧珠：（接唱）忽聽得鬧喧聲來到門前。

〔王四香叩打門環〕

張慧珠：做甚麽的？

王四香
崔德富：催糧的。（進門）

陳　氏：媳婦，他們是做甚麽的呀？

張慧珠：這二位，是到此催糧的。

陳　氏：啊？兩年的錢糧，俱已交納完了；怎麽又來征糧，是甚麽道理呢？

王四香：老太太，我們這回收的不是錢糧。只因征討李自成，軍餉不足，要抽人丁賦稅；不論男婦老幼，出錢一貫，今天收到您這兒啦！

陳　氏：啊！想這樣的惡稅，實在尅苦百姓，怎麽又徵人丁稅，這是甚麽道理呢？

崔德富：你得了！甚麽叫好稅，甚麽叫惡稅？我們是全不管。要講理，上太爺堂上去。我們來了，倆字——哈哈！『要錢』！

陳　氏：這人丁稅要繳納幾次呢？

王四香：就這一次。

陳　氏：我們無有。

王四香：您這兒有親丁幾口呀？

張慧珠：我們這裏共有親丁五口。

王四香：好，您交五貫錢就行啦！給您上上姓氏簿，我們拿錢就走，不來二趟。

張慧珠：慢來，慢來！適才命小兒去到市上售賣絹帛去了，等他回來，方能奉上。

崔德富：我們還得等着嗎？

王四香：噯！夥計，等會沒關係。

崔德富：這多麻煩呀！

王四香：有錢不就得了嗎！

〔寶璉上〕

寶　璉：媽，這絹賣了十貫錢，您把它收起來得啦。（看二差役）媽，這兩個人，頭頂着鷄毛，上咱們家幹甚麽來啦？

王四香
崔德富：這孩子說話眞討厭！

張慧珠：二位上差，我家賣絹的錢十貫，今交二位五貫，請將名姓寫在簿上。
王四香：收錢。
崔德富：是。
竇　璉：給你這錢，我說你們寫。
王四香：對，你說我寫。你們家裏頭，都有誰呀？
竇　璉：我們家裏頭呀！有爺爺。
王四香：噯，你爺爺。
竇　璉：哦！我爺爺。
王四香：叫甚麽？
竇　璉：叫高良敏。
王四香：哦，高良敏。還有誰呀？
竇　璉：祖母陳氏。
王四香：哦，陳氏。還有誰呀？
竇　璉：還有我爸爸。

王四香：叫甚麽？
寶　璉：叫高忠。
王四香：哦，高忠。還有誰呀？
寶　璉：還有媽。
王四香：叫甚麽？
寶　璉：我媽，張氏。
王四香：哦，張氏。小孩你叫甚麽呀？
寶　璉：別忙！我瞧瞧，還有誰？（看簿）喝！這麽些人哪！你們都是挨家這麽寫嗎？
王四香：不挨家怎麽着？
寶　璉：喝，你們要這麽多錢，夠吃頓好的啦吧？
王四香：你別胡說啦！
崔德富：這孩子也懂這個呀？
王四香：得了吧，他懂得甚麽！眞個的！你倒是叫甚麽名字？我好給你寫上啊！
寶　璉：我是孫子輩，叫寶璉，勞駕大哥，給我寫上吧。

崔德富：（出門，向王）鬧啦半天你們是哥倆呀！
王四香：別胡說八道啦。

（崔德富、王四香同下）

陳　氏：媳婦，錢讓他們拿去，我們拿甚麼度日呀？
張慧珠：還有五貫，尙可支持幾日。
陳　氏：眞眞的倒運。正是：可恨此身逢戰亂，
張慧珠：不知何計度流年。
陳　氏：將門關好。

（同下）

第四場

（四軍士、李有標上）

李有標：某，李有標。今因大營之中，缺少軍資費用，俺奉兵部楊大人之命，前去催納。——軍士們。

衆　：啊。

李有標：趲行者。

〔衆同下〕

第五場

〔四校尉、四軍士、楊得勝上〕

楊得勝：軍士們，趲行者。——某，楊得勝。奉了兵部楊大人之命，下鄉征取民伕。——軍士們，趲行者！

〔衆同下〕

第六場

〔寶璉上〕

寶　璉：（唱西皮搖板）

邁步且把書房進，

坐在床前讀書文。
天到這時候啦，我爺爺和我爸爸怎麽還不回來呀！
（接唱）讀書讀得心煩悶，
伏在桌上睡沉沉。
〔張慧珠上〕
張慧珠：（唱西皮慢板）
聽譙樓二更鼓聲聲送聽，
父子們去採藥未見回程。
對孤燈思遠道心神不定，
不知他在荒山何處存身？
想我自到他家以來，從不見他父子在外住宿；怎麽天到這般時候，還不見回來呀？
（接唱）聽三更眞個到月明人靜，
猛聽得窗兒外似有人行。——

外面輕敲，莫非是他父子回來了？
（接唱）忙移步隔花陰留神觀定，
原來是秋風起掃葉之聲。
聽畫鼓報四更愈添凄冷，
看姣兒正酣睡恐被風侵。
看他扶几而睡，他也是想念他爹爹呀。想這長夜漫漫，教我如何等待呀！
（接唱）我不免引寒機（轉二六）伴儂坐等，
又思來又想去越不安寧；
數更籌交五更空房愈冷，
果然是曉鷄唱天已黎明。
我不免喚姣兒街前探問——
寶璉，寶璉！快快醒來。
（接唱搖板）
你爹爹到如今未轉家門。

兒呀，你爹爹同你祖父一夜未歸，快快到鮑祖父家中問來。

寶　璉：知道，我去看看去。（下）

張慧珠：（唱搖板）

莫不是半途中偶然得病？

莫不是遇猛虎不幸傷身？

〔陳氏上〕

陳　氏：媳婦，他父子怎麼一夜未曾回來呀？

張慧珠：是呀，這倒奇了！

〔鮑世德、寶璉上〕

鮑世德：走哇。——嫂嫂，大事不好了！

寶　璉：媽媽，大事不好了！

張慧珠　陳　氏：何事驚慌？

鮑世德：他父子被猛虎吞吃了。

寶　璉：我爺爺和我爸爸都讓老虎吃了！

陳　氏：哎呀！

張慧珠：（唱西皮倒板）

聞凶信他父子山前喪命，

（接唱散板）

看老親和幼子痛斷我心。

陳　氏：（接唱）他父子被虎傷雙雙喪命，

兒夫，我兒，兒啊！

聽此言好一似亂箭穿心。

一霎時心血湧站立不穩——（吐血）

〔張慧珠攙陳氏下，寶璉同下〕

鮑世德：他一家連遭不幸，這……這便怎麼處！——唉，我不免去請醫生便了。（下）

〔王四香、崔德富上〕

王四香：再催人丁稅，

崔德富：眞叫活受罪。

王四香：夥計，老爺又吩咐下來了：征收明年的丁稅，跟上次一樣，每人出錢一貫。眞個的，咱們上哪兒去呀？

崔德富：上哪兒去呀！

王四香：啊。

崔德富：我倒有主意。

王四香：有甚麽主意呀？

崔德富：咱們是信馬由繮，走到哪一家，咱們就先跟哪一家要。

王四香：這主意不錯。蹓躂蹓躂，走到哪兒算哪兒。

崔德富：嘿嘿，咱們碰着瞧。

王四香：走着。

崔德富：走着。（同行）

王四香：嘿嘿，到了高家了。叫門。

崔德富：叫門。

王四香：開門來！

寶　璉：（哭）爺爺，爸爸！
王四香：開門！
寶　璉：誰呀？
王四香：開門吧！
寶　璉：你等着！
王四香：快着點！
寶　璉：你等着。（開門）
王四香：快着點！
寶　璉：又是你們倆呀！
王四香：你嫌煩啦！
崔德富：他討厭了！
王四香：你們家有大人沒有？
寶　璉：我爺爺和我爸爸都教老虎給吃了。
王四香：早就該死。——還有誰呀？

寶　璉：還有我媽。

王四香：叫你媽去。

寶　璉：你在這兒等着。

王四香：快着點。

寶　璉：你在這兒等着吧。

王四香
崔德富：快着點！

寶　璉：你等着呀。

王四香
崔德富：你不去，我揍你。

寶　璉：媽，那倆公差又來了，你倒是出來瞧一瞧呀！媽，你出來看一看呀！

王四香：太討厭了，使勁叫！

寶　璉：媽，那倆公差又來了。

王四香：叫，叫！

寶　璉：媽！

王四香：叫！——是不願意呀，是怎麽着！

張慧珠：二位上差，還念我家因爲無錢納稅，我翁公同我丈夫去往山中採藥，不幸都已喪在虎口；我婆母聞聽此信，口吐鮮血，性命可也不保呀！

王四香：大娘子你別哭了。你那兒一哭，連我都難受；不但難受，我還是眞傷心。這是天災人禍，誰也沒有法子！你呀，就往開裏想得啦。

張慧珠：多謝二位上差。

王四香：不用謝了，你想着預備錢得啦。

張慧珠：請問二位上差，又到我家做甚麽來了？

王四香：我們奉了太爺之命，征收明年的丁稅；跟上次一樣，每人出錢一貫。如今您交三貫就行了，您可省着兩貫哪！

張慧珠：二位上差，想我家前日賣絹，得錢十貫，當日被二位上差拿去了五貫，家中用去了兩貫，至今只剩三貫了。

王四香：嘜，正合適。

張慧珠：若被二位上差拿去，我婆婆用何將養病症？二位上差多多寬待些吧！

崔德富：嘿嘿，說得好風涼的話！我告訴你說：我們是奉了朝廷的命令，來到這兒，沒有別的，就是要錢。

王四香：大娘子，如今你交三貫錢就行了。你不還省着兩貫哪嗎！

張慧珠：可憐我家不幸，還望二位上差多多寬待吧。

崔德富：沒那麽些說的，快點拿錢去！說你哪，磨蹭甚麽？拿錢去，快着點！

王四香：快着點，別麻煩！不是你一家。快點，別慢騰騰的！

崔德富：快點，快點！

竇　璉：媽，這錢別給他們，咱們還留着吃飯哪！

王四香
崔德富：少廢話！

張慧珠：多多寬待……

王四香
崔德富：沒那麽些說的，拿來，拿來。

王四香：捨不得也不行啊！夥計，收錢。走着，走着。

內　喊：哦！

崔德富：甚麽事？

王四香：少管閑事。

〔王四香、崔德富同下〕

〔四校尉押四壯丁上，楊得勝上〕

楊得勝：這一小孩子，你家可有大人？

寶　璉：我爺爺和我爸爸都教老虎給吃啦！

楊得勝：旣無大人，我就拉——

寶　璉：媽！

張慧珠：你們是做甚麽的？

楊得勝：奉了兵部楊大人之命，下鄉征取民伕。你家旣無大人，我就拉他前往。

張慧珠：軍官哪！可憐我公公、丈夫俱已喪身虎口，如今只有這個孤門獨子接續香煙。望求上官，不要將他帶去；若是將他帶去，就把我高氏門中香火斷絕了！軍官哪！

楊得勝：哼，軍情緊急，哪裏顧得許多！——來呀，將他拉走！

寶　璉：媽！

衆　：走，走！

〔拉寶璉圓場，張慧珠追，被踢倒，衆下〕

寶　璉：（內）媽！

〔張慧珠急起，欲追〕

陳　氏：（內）媳婦快來呀！爲婆腹內疼痛，你快些來呀！

〔張慧珠又躊躇〕

陳　氏：媳婦，你快些來呀！

〔寶璉哭聲漸遠，張慧珠左右徬徨，最後慘然退入〕

第七場

〔四軍士、李有標上，胡泰來迎上〕

李有標：貴縣請了！

胡泰來：請了。

李有標：大營之中缺少軍資費用兩萬貫，楊大人命你速速繳納，不得有誤。請！

〔四軍士、李有標下〕

胡泰來：哎呀，這叫活糟，活糟。這位楊大人跟我幹上了是怎麽着！哎呀，今兒也要錢，明兒也要錢，看起來我這小官不能幹了！乾脆，告職還鄉！（摘紗帽）哎呀，慢着！我不要錢，後任還是要錢哪！老百姓也一樣得往外拿，我倒白丟了一個官！你想，好容易巴結到一個官，就這樣扔了！難道跟銀子有仇嗎？不成，不上算；還是幹兩天再說吧！（戴紗帽）不對，不對！百姓窮的精光，再幹下去，也沒多大意思；這個小小前程，終歸不能保。算了，算了罷！還是拿定主意，告職還鄉。（又摘紗帽）哎呀，不行，不行！還有……這麽些事，我怎麽交待呢？（想）乾脆，馬馬虎虎，再幹他一年，擠點是點；就是這個主意。——來，吩咐升堂。

〔四衙役、院子上〕

胡泰來：（入座）來呀！傳王四香，崔德富即刻上堂！

衆　：王四香、崔德富上堂啊！

〔王四香、崔德富上〕

王四香
崔德富：忽聽太爺傳，急忙到堂前。——參見老爺。
胡泰來：王四香，崔德富，上次你們辦的差事很好，老爺還要賞賞你們哪。
王四香
崔德富：喝，好，您淨說賞，到今個一個大也沒有賞。
胡泰來：別忙啊，老爺的賞沒下來哪！老爺的賞下來，不就有你們的啦！我吃肉，你們喝湯。
王四香：也就喝湯吧。
胡泰來：我告訴你們吧，這楊大人哪，又有軍令到來啦；這軍費不足，要兩萬貫。沒甚麽說的，你們二人再給辦一辦好啦。
王四香：老爺，小人辦不了啦，你改差得啦！
崔德富：您改差吧！
胡泰來：你辦的了，再給辦一辦好啦。
王四香：實在辦不了啦。
胡泰來：辦的了，辦辦好啦。
王四香：老爺，您改差吧，您哪！

胡泰來：我跟你說句『轉文』的話，這叫做『以貧熟手』。

王四香：嗳嗳，什麽生手、熟手，小人聽着發抖；百姓窮的精光，只是無法下手。

胡泰來：仁義道德出在你口，奇哉怪哉實在少有；不打板子你們是不走。——來呀！

衆　：有。

胡泰來：每人重責二十。

〔打〕

王四香：哎呀！

胡泰來：我說怎麽啦？

王四香：疼啊。

胡泰來：哪兒疼呀？

王四香：屁股疼。

胡泰來：屁股疼，怎不去呀？

王四香：去。

胡泰來：再說不去，不打屁股，打鼻子！——卽刻下堂。

王四香：是。

胡泰來：怎麽着，晚了，再來個『二來來』。

崔德富：別价，別价！（同下堂）夥計，這叫甚麽手啊？

王四香：這個——這還叫『以貧熟手』！

崔德富：好說，廢話。（下）

胡泰來：哎呀，『買貴的非打不可』！哎呀，我想他二人哪，此去是一定成功，不必在此站着。沒事，退堂。

〔胡泰來下，四衙役、院子下〕

第八場

〔王四香上〕

王四香：（念數板）

想起來，好悲傷，

身在公門苦奔忙。

只因連年打李闖，
老爺抽餉坐大堂。
從前催過剿餉和練餉，
如今又要催兵糧；
一抽兩抽不算賬，
害得我們一天到晚跑四鄉。
我們去了都說我們把良心喪。
我們不去恐怕屁股遭了殃。
揑着頭皮下鄉往，
苦逼惡勸要把地皮都刮光。
有朝一日刮到了底，
咱們也會會地藏王，地藏王。

哎呀！奉老爺之命，我還得催稅去。我上哪兒去呀？這怎麽好哇！有了，把夥計叫出來，跟他要主意，我說夥計，夥計。

〔崔德富上〕

崔德富：你叫誰哪？

王四香：還有誰呀！

崔德富：叫我？

王四香：你可眞明白！

崔德富：甚麼事呀？

王四香：我說：你怎麼改了『記吃不記打』啦！

崔德富：甚麼事我『記吃不記打』呀？

王四香：剛才沒打你呀！

崔德富：二十板子。

王四香：還是的。催稅去！

崔德富：還得催稅去？

王四香：啊。想個主意，到哪兒去？找那好說話的。

崔德富：找好說話的？

王四香：啊。

崔德富：找好說話的，我倒想起來啦！高家好說話，咱們還找他。

王四香：對。要三貫給三貫，要五貫給五貫。

崔德富：找他去。

王四香：找他去。走着。

崔德富：走着。——到啦，叫門。

王四香
崔德富：開門！

張慧珠：（內）婆婆呀！

（唱西皮搖板）

哭婆婆哭得我淚珠如綫，
你老人又拋我去到黃泉；
拋下了孤苦身如何排遣！（哭頭）婆婆啊……

王四香：開門來！

〔張慧珠上〕

張慧珠：（接唱）又聽得有人來叩打門環。

王四香：好，怎麼又穿上這個啦！

張慧珠：我婆婆她……她也死了！

王四香：又少一貫錢。

崔德富：我說大娘子，你那個小少爺被人擄了去啦，直到現在沒有音信，八成沒有命了吧！

張慧珠：姣兒呀！（哭）我也顧不得他了。

王四香：唉，您就往開裏想得啦。

張慧珠：你們兩個又做甚麼來了？

王四香：你聽我告……

崔德富：夥計你倒是說呀。

王四香：你說得啦。

崔德富：唉，你說得了嗎？

王四香：你說得啦！

崔德富：你說就得了嗎。

王四香：你呀不知道，這回我都有點說不出口來啦！

崔德富：你說不出口來，我說。——來到這兒沒有別的，還是要錢！

張慧珠：你……你……你們還來要錢嗎？

崔德富：嗳，要錢！

王四香：我說大娘子，你別想不開啦，如今就賸你一個人啦！你交一貫錢就行啦。這前後你可省着四貫哪！

張慧珠：一貫錢？

王四香：對啦，一貫錢。

崔德富：嗳，一貫錢。

王四香：得，拿錢去。

（班頭上）

班　頭：找找他們去。——嗳，夥計在這兒哪。走，快領賞去吧。

王四香：爲甚麽領賞哪？

班　頭：太爺升了官啦！
王四香：爲甚麼升官哪？
班　頭：征收人丁賦稅有功，他可升了官啦。
王四香：他升了官啦，我們可挨了駡啦！
崔德富：我們挨駡啦！走！
王四香：走走，領賞去。——你告訴她：教她預備錢。
崔德富：好。——嗳，我們去去就來。你可想着預備錢！

（班頭、王四香、崔德富同下）

張慧珠：升官了，升官了！——一家五人，如今只賸我孤身一人了！（笑，東西看，摸身上）哎呀！那公差就要回來，我哪裏有錢交付？（想，點頭）你若是與我要錢，我就與你們拚命，我就與你們拚命！（拿刀，凝視，似有所見）你回來了！你快快的進來吧。家中有人要錢，你怎麼？……
（唱流水）
他人好似兒夫面，

怎不回頭交一言？
看看將近又離遠，
忽然落後忽在前；
兒夫快把家門轉，
家中有人要稅錢；
兩眼迷離看不見，
我尋你直到那王屋山邊。（下）

第九場

鮑世德：（內唱二黃倒板）
嘆衰年逢亂世我生不幸，
（上唱迴龍）
上深山好一似鳥被弓驚！
（轉唱原板）

想當年舊同伴杳無踪影，
可憐我也到了末路飄零！
免不得向叢林奮身前進——

張慧珠：（內）公婆，我夫，姣兒呀！

鮑世德：（接唱散板）

又聽得山谷中啼哭之聲！

那旁有婦人啼哭之聲，待我尋找尋找哇。——哦，原來是高家娘子！待我聽她講些甚麽。

張慧珠：（內唱散板）

痛兒夫隨老父無端喪命，
痛姣兒此一去永訣此生，
痛婆婆臨到死目還未瞑！（哭頭）婆婆呀！

鮑世德：高娘子，山中慣出猛虎傷人，快快走了出來吧！

張慧珠：（上，接唱散板）

我如今不畏虎轉更歡迎。

倘能夠死同穴眞蒙虎蔭……

鮑世德：隨我回去吧。

張慧珠：我怕呀！

鮑世德：怕甚麼？

張慧珠：（接唱）怕家中又來了討稅之人。

我情願在荒山孤身坐等，

等我夫來此地一顯陰靈。

〔王四香、崔德富上〕

王四香：嘍，你在這兒哪！

張慧珠：你們做甚麼來了？

王四香：我們還是來要錢！

張慧珠：（接唱散板）

你你你害得我一家人死亡殆盡，

你你你害得我苦命女無處存身！

恨不得手利刀一伸幽憤——（從身畔取出短刀）

王四香
崔德富：我們是奉命差遣，概不由己呀。

鮑世德：滿口胡言！

張慧珠：（接唱）聽他言我方覺如夢初醒！

王四香：大娘子，你別怪我們哥兒們，也不怪我們縣太爺；你要怪那楊嗣昌才對呀！

張慧珠：（唱快三眼）

我不怪二公差奉行命令，
却因何縣太爺暴斂橫征？
恨只恨楊嗣昌生心害政，
衆蒼生盡做了這亂世之民。
眼見得十室中九如懸磬，
眼見得一縣中半死於兵，
眼見得好村莊變成灰燼；

（轉散板）

眼中人俱都是虎口餘生。

我不如拚一死向天祈請——

蒼天哪！

（接唱散板）

願世間從今後永久和平。（自刎死）

〔虎嘯聲，樵夫上，拉鮑世德下〕

〔虎上，虎嗅王四香、崔德富，下〕

王四香：哎呀，我的媽喲！我說夥計，這老虎怎麽都不吃咱們倆啦？

崔德富：眞的，老虎沒吃呀，我明白。我們倆人沒有人味兒還吃甚麽呀。

王四香：不對。

崔德富：怎麽？

王四香：還是咱們老爺公文厲害！連老虎瞧見它都搭拉尾巴啦。

〔同下〕

——劇終——

鎭潭州

前記

『鎮潭州』又名『九龍山』，取材於小說『說岳全傳』。南宋時，金人入寇，岳飛奉命禦侮。時楊再興聚義九龍山，進攻潭州；岳率兵往援，知楊爲忠良後裔，武藝高強，有意收爲臂助。進兵潭州後，親自與楊交鋒，雙方嚴令兵將，不准助戰。楊精於槍法，岳飛幾不敵。時其子岳雲解糧方回，不知情由，助戰犯令。岳飛以軍令不嚴，貽羞於楊，回營欲斬岳雲，經衆將講情，始免死罪，重責四十軍棍，並令親往楊再興營中驗傷請罪。楊見狀，深爲感動，遂約定再較勝負。次日，岳飛用『撒手鐧』擊楊落馬，楊折服，率所部投岳，共禦金兵。

這個劇本是中國京劇團葉盛蘭、李洪春與本院編輯處吳少岳共同整理的。除將原本中楊景託夢授鐧的情節删改外，並對個別詞句略作潤色。

鎮潭州

第一場

〔施全、王貴、牛臯、吉青上，起霸〕

施　全：惱恨朝中賊專權，

王　貴：隱姓埋名有數年；

牛　臯：弟兄懷揣忠義膽，

吉　青：誓死報國滅讒奸。

施　全：俺，施全。

王　貴：王貴。

牛　臯：牛臯。

吉　青：吉青。

施　全：衆位將軍請了。

衆　：請了。

施　全：元帥升帳，你我兩廂伺候。

衆　：請。

（四兵士、岳雲、張憲引岳飛上）

岳　飛：（唱『點絳唇』）

統領雄兵，狠煙掃盡，軍威盛，赤膽忠心，謹遵恩師訓。

衆　：參見元帥。

岳　飛：衆位賢弟少禮。

衆　：啊！

岳　飛：（念詩）纛旗丹詔出禁門，　武將當思汗馬勳；

男兒須懷凌雲志，　迎請二聖方稱心。

本帥，姓岳名飛，字鵬舉，宋室駕前爲臣。　只因奸佞弄權，是我退歸林下；孟太后二次詔宣，官拜天下都招討、兵馬大元帥；恩賜五色錦旗，上寫『精忠報

國』。本帥親承王命，總統六師，掃蕩煙塵，恢復河山。前者徐恩師有緊急文書到來，楊再興攻取潭州，不免前往救應。——衆位賢弟！

衆：元帥。

岳飛：人馬可齊？

衆：俱已齊備。

岳飛：牛皋聽令。

牛皋：在。

岳飛：命你去到潭州曉諭節度使，本帥大兵隨後即至。

牛皋：得令。馬來！

〔牛皋下，四兵士隨下〕

岳飛：岳雲聽令。

岳雲：在。

岳飛：押解糧草。

岳雲：得令。（下）

岳　飛：張憲聽令。
張　憲：在。
岳　飛：催運糧草。
張　憲：得令。（下）
岳　飛：施全聽令。
施　全：在。
岳　飛：命你以爲總督糧官。傳令下去，衆將一路之上，不可馬踏青苗，騷擾百姓，違令者斬！餘下將官，隨營調遣，就此起兵潭州。
施　全：得令。下面聽者：元帥有令，一路之上，不可馬踏青苗，騷擾百姓，違令者斬！餘下將官，隨營調遣，就此起兵潭州。
衆　　：啊！

〔岳飛及衆將上馬，兵士執『精忠報國』旗暗上，衆同下〕

第二場

〔四兵士引徐仁上〕

徐　仁：（念）鎭守潭州，爲國擔憂。

牛　臯：（內）馬來！

〔四兵士、牛臯上〕

牛　臯：呔！有人無有，走出一個來！

兵　士：甚麽人？

牛　臯：往裏通稟，就說咱牛臯到了。

兵　士：候着。——啓稟元帥，牛將軍到。

徐　仁：說我出迎。

兵　士：元帥出迎。

牛　臯：恩師！

徐　仁：牛將軍！請。（進門）請坐！

牛　臯：謝座。

徐　仁：將軍到此，有何軍令？

牛　皋：元帥奉命征剿楊再興，進兵潭州，命俺先來報知，大兵隨後就到。

徐　仁：元帥奉命前來，潭州可保無虞矣。

牛　皋：請問恩師，可曾與那賊見過陣來？

徐　仁：未曾見過。

牛　皋：待俺牛皋會他一會。

徐　仁：那賊驍勇，不可前去。

牛　皋：嘍，休長他人銳氣，滅咱自己的威風。——帶馬，帶馬！

〔四兵士、牛皋下〕

徐　仁：牛皋此去，定不是他人對手。——來，帶馬迎接元帥去者。

〔衆同下〕

第三場

〔楊再興上，大起霸，後隨纛旗〕

楊再興：（念引）十萬貔貅鎮九龍，將軍八面逞威風，

腰懸三尺龍泉劍，志氣凌雲貫長虹。（四嘍兵上）

（念詩）隱姓埋名八九春，世代簪纓列帝門；
朝中出了奸佞賊，勒逼豪傑在山林。

俺，楊再興。祖父金刀令公，宋室爲臣。只因朝中奸佞弄權，陷二聖於沙漠，坐井觀天，是俺一怒我就反，反至九龍山，齊聚天下英雄。俺意欲殺退金人，滅却奸佞，重整河山，方不負將門之志。看前面已是潭州，正好奪取。——衆將官！

衆：有。

楊再興：攻打潭州去者！

（圓場，四兵士、牛皋上，會陣，四兵士下）

楊再興：呔，來將通名受死！

牛皋：連你牛爹爹都不認識了麼？

楊再興：牛皋，前者你在汴梁小校場，豈不知俺楊再興的厲害，今日又來作甚？

牛皋：一派胡言，吃咱一鞭。（楊再興以槍撥開）哇呀！……

楊再興：看槍！

牛　皋：啊！（敗下）

楊再興：追！

〔四嘍兵追下，楊再興隨下〕

第四場

〔吹打，四兵士引徐仁下場門上，出城；四兵士、施全、王貴、吉青、岳飛、纛旗兵上〕

徐　仁：元帥。

岳　飛：恩師。

徐　仁：元帥請！

岳　飛：不敢，恩師請！

徐　仁：你我挽手而行。

岳　飛：門生斗膽了。

〔同下。轉場，雙方兵將、徐仁、岳飛上，入內，吹打止〕

岳　飛：門生有何德能，敢勞恩師迎接十里之外。

徐　仁：你今欽承王命，總統六師，老朽怎敢輕慢。

岳　飛：惶恐啊惶恐！（兩望）

徐　仁：看什麽？

岳　飛：我命牛皐前來，爲何不見？

徐　仁：牛將軍到此，未息鞍馬，親自立功去了。

岳　飛：牛皐至此，未息鞍馬，親自立功去了？……哼！想他此去，必定大敗而歸。

徐　仁：元帥見識不差。

〔四兵士、牛皐上，下馬，兵士下〕

牛　皐：咦，咱的哥，你倒先來了，辛苦你了！

岳　飛：賢弟，你與敵人交戰，勝負如何？

牛　皐：咱也不知是勝了，也不知是敗了，在兩軍陣前遇見一個年少的娃娃，被他這麽一槍……

岳　飛：怎樣？

牛　皋：把我就送回來了。

岳　飛：可曾問過敵人的姓名？

牛　皋：這個？……不曾問過。

岳　飛：嗯！你跟隨愚兄出兵多年，還是這樣粗魯，若是打了勝仗，叫愚兄怎上這功勞簿。

牛　皋：無有功勞，上甚麽功勞簿；有功勞，咱牛皋也不要。那娃娃言道：在汴梁小校場，會過一次，他叫甚麽楊……

岳　飛：敢是那楊再興？

牛　皋：就是那個娃娃。

岳　飛：此人英勇無敵，你焉能是他人對手，待本帥親自會他。

四　將：且慢，殺鷄何用牛刀，待某等出馬，生擒楊再興入帳。

岳　飛：衆位賢弟有所不知，想那楊再興，他乃將門之子，武藝高強，本帥意欲將他收留帳下，做一膀臂。今日出馬，非比尋常，衆將只許觀陣，不許助戰，違令者

斬！

衆：得令。

徐仁：元帥今日鞍馬勞頓，明日再戰不遲。

岳飛：不必攔阻，待門生先見一陣，煩勞恩師看守城池。

徐仁：得令。（下）

岳飛：衆將官，帶馬迎敵者。

〔兵士持「精忠報國」纛旗上〕

〔圓場，四嘍兵、楊再興上，會陣〕

岳飛：楊將軍別來無恙！

楊再興：啊？俺與你從未識面，怎知俺的姓名？

岳飛：楊將軍！想那年在汴梁小校場，會過將軍一面，難道你就忘懷了？

楊再興：哦！你就是那年在汴梁小校場，槍挑梁王的岳飛麽？

岳飛：然也。

楊再興：嘍，想那柴貴身居王位，不知自愛，被足下槍挑落馬，何足輕重；你的英雄，俺

已盡知。

岳　飛：楊將軍！想你乃將門之子，忠良之後，因甚失身落草，豈不玷辱楊氏祖先。聽本帥相勸，歸順皇朝，共滅金寇，尚不失封侯之位，將軍三思。

楊再興：嘍呀！俺乃堂堂男子，豈不知倫理綱常！只因朝中奸佞專權，陷二聖於沙漠，坐井觀天，是俺一怒，帶領人馬我就反，反至在九龍山，齊聚天下英雄。俺意欲殺退金人，滅却奸佞，重整山河。爲此先取潭州，得了宋室江山，與你平分疆土，你意如何？

岳　飛：住了！好言相勸，執意不聽，少時擒在馬前，悔之晚矣！

楊再興：聽你之言，要與俺見個高下麽？

岳　飛：決一勝負。

楊再興：你若勝俺，俺便馬前歸順，你若不勝呢？

岳　飛：這個……楊將軍！俺若不勝，情願退歸林下，誓不與主出力報効。

楊再興：看槍！

岳　飛：楊將軍！你我今日交戰，非比尋常，必須一對一個；兩下各傳將令，衆將只許

觀陣，不許助戰，違令者斬。軍令不嚴，非爲大丈夫也。

楊再興：好，你我各傳一令。

岳飛：衆將官！

衆：啊！

楊再興：只許觀陣，不許助戰，違令者斬！

岳飛：（唱西皮倒板）

三軍與爺把戰鼓操！

（接唱快板）

馬前只見一英豪，
楊家世代把國保，
因何落草佔山巢？
勸你馬前歸順了，
封妻蔭子永在朝。

楊再興：住了！

（唱摇板）

楊家威名誰不曉，
世代忠良保宋朝。
今日奸佞正當道，
只恐後來無下梢！

〔架住，雙方兵將分下。岳飛、楊再興對槍起打，同下〕

第五場

〔牛皋、施全、王貴、吉青上〕

牛　皋：衆位將軍請了。

衆　：請了。

牛　皋：元帥與楊再興交戰，你我登高一望。

〔衆上山。岳飛、楊再興上，起打，岳敗，楊追下〕

牛　皋：衆位將軍，元帥與那楊再興交戰，看看敗下陣來，待俺牛皋抵擋一陣。

眾　：元帥傳令在先，衆將只准觀陣，不准助戰，違令者斬。
牛　臯：哎喲，你們見死不救！
岳　雲：（內）馬來！
（岳雲上）
岳　雲：參見衆位叔父。
牛　臯：哎呀姪兒啊！你爹爹與楊再興交戰，看看落馬，我兒快快抵擋一陣。快去，快去！
岳　雲：遵命！
衆　：去不得！
（岳雲下）
衆　：元帥降下罪來，哪個擔待？
牛　臯：不要緊，都有我哪。
（岳飛、楊再興上，起打，岳雲上助陣，岳飛急用槍挑開）
楊再興：（冷笑）哈哈哈……（下）

〔四兵士上〕

岳　飛：（怒不可遏）綁了！

〔衆綁岳雲自上場門下，岳飛趕楊再興下〕

第六場

〔楊再興上，岳飛趕上〕

岳　飛：楊將軍，你我再決勝負。

楊再興：岳飛！你乃天下都招討，兵馬大元帥，這軍令不嚴，豈不被天下英雄恥笑！哈哈，哈哈，啊哈哈哈……（向岳飛）呸！（下）

〔四兵士上〕

岳　飛：回營！

〔衆同下〕

第七場

〔施全、王貴、牛臯、吉靑、岳雲上〕

岳雲：衆位叔父，爲何將姪兒綁起？

衆：你陣前助戰，犯了你爹爹的將令了。

岳雲：衆位叔父要搭救於我。

牛臯：不要緊，都有我哪。

〔四兵士引岳飛上，岳飛見岳雲，提槍欲刺，衆攔阻，岳飛下馬，升帳登高台〕

岳飛：將岳雲綁上來！

〔岳雲入帳，跪〕

岳飛：奴才，何人敎你出馬？何人敎你出馬？

岳雲：爹爹！孩兒解糧在先，爹爹傳令在後，不知有此軍令，冒犯爹爹，望祈爹爹饒恕！

岳飛：大膽的奴才！想那楊再興乃是將門之後，爲父只望收伏於他，作爲膀臂，故爾不許旁人助戰，你衆位叔父不敢違抗爲父的將令，惟有你這小畜生，你敢犯我的軍規！

（唱『風入松』一）

令出山搖（與）海倒，

奴才竟敢犯律條！（揮旗傳令）

衆：斬不得！斬不得！

岳飛：（擲令旗）斬！

衆：啓稟元帥：公子奉令解糧在先，元帥傳令在後，不知有此將令，望元帥饒恕！

岳飛：衆位賢弟，敢是與奴才講情！

衆：元帥開恩！

岳飛：可知本帥令出山搖動，言發鬼神驚！

（接唱『風入松』一）

不能正己國怎保，

軍法森嚴豈能饒！

衆：斬不得，斬不得！

岳飛：（擲令旗）斬！

牛　皐：這個人情講不來，你自己哀告去吧！

岳　雲：爹爹，孩兒跟隨爹爹出兵之時，祖母、娘親言道，孩兒年幼，跟隨爹爹，若犯了將令，當斬者打兒幾下，當打者罵兒幾句。今日孩兒犯了爹爹的將令，也罷，望爹爹開一線之恩，待孩兒回去見我那祖母、娘親一面，再將孩兒斬首，也還不遲呀……（哭）

岳　飛：岳雲，奴才！怎麽，你要回去見你那祖母、娘親麽？

岳　雲：爹爹開恩！

岳　飛：抬上來！

（四兵士抬起岳雲）

岳　飛：岳雲，姣兒！

岳　雲：爹爹，我父！

牛　皐：你叫他爸爸！

岳　飛：爲父今日要將兒斬首，怎麽，你要回去見你那祖母、娘親麽？

岳　雲：爹爹開恩！

岳　飛：哼！只怕兒今生今世就不能相見了！

（接唱「風入松」）

統領雄師把賊掃，

若饒過怎服三軍大小！

衆：斬不得，斬不得！

岳飛：斬！

岳雲：牛叔父，姪兒解糧好好，你教我救的什麽父，立的什麽功！而今爹爹要將我斬首，你在一旁佯裝不睬，我與你拚了！

牛臯：哎呀姪兒啊！你暫受一時之苦，待你牛叔叔進帳與你講個人情。——姓岳的！

衆：嘍，要叫元帥。

牛臯：叫元帥？你們聽着吧！你與那楊再興交戰，看看的大……

衆：大勝！

牛臯：他怎麽配哪！看看大敗，多虧姪兒一馬當先，將你救回營來。有功不賞，反要將他斬首，今日你赦了岳雲便罷；你要是不赦呀，我老牛也不活着啦，我抹

脖子嘍！（佯作自殺）

岳　飛：赦了。

衆　　：赦了。

牛　臯：怎麽着，赦啦？我也不死啦。

岳　飛：將岳雲帶上來！

岳　雲：謝爹爹不斬之恩！

岳　飛：奴才！本當將你斬首，念在你衆位叔父苦苦講情，死罪已免，活罪難饒，——牢子手！將奴才重責四十軍棍！

〔岳雲伏地受刑，牛臯攔護，被軍士誤打〕

牛　臯：哎呀！哎呀！哎呀呀！嚇！

岳　飛：施全聽令！

施　全：在。

岳　飛：命你押解岳雲，去到楊再興營盤對他言講：岳雲解糧在先，本帥傳令在後，不知有此軍令，在陣前冒犯將軍，回營就要斬首，多虧滿營將官講情，死罪已

免，活罪難饒，重責了四十軍棍，請將軍驗傷。上覆楊將軍，明日還在陣前相會。掩門！（下）

〔牛皋、王貴、吉青、及衆兵士分下〕

施　全：公子受屈了。

岳　雲：（哭）喂呀……

〔施全攙岳雲下〕

第八場

〔四嘍兵引楊再興上〕

楊再興：（唱西皮搖板）

小將助陣犯軍紀，
岳家威名也是虛；
一怒撥馬回營地，
且聽探馬報端的。

報　子：（上）岳雲過營請罪。

楊再興：有請。

報　子：有請。（下）

〔吹打，施全攙岳雲上〕

楊再興：將軍，這是何人？

施　全：這就是我家元帥的公子，昨日在陣前冒犯將軍，回營就要斬首。多虧衆將講情，死罪已免，活罪難饒，重責四十軍棍，來請將軍驗傷。

楊再興：哦！怎麽，責打了四十軍棍！

施　全：正是。

楊再興：這才是爲帥之道。——公子你受屈了。

施　全：我家元帥言道：上覆將軍，明日在陣前相會。

楊再興：那是自然。後帳留宴。

施　全：公務在身，不敢久停，告辭。

楊再興：奉送！

（吹打，施全攙岳雲下）

楊再興：請！——岳飛眞英雄也。

（唱搖板）

責打岳雲消俺氣，

岳飛英雄數第一。

衆將暫把營門閉，

明日陣前見高低。

（衆同下）

第九場

（二兵士持紅燈引岳飛上）

岳　飛：（唱二黃原板）

清晨起打一仗龍爭虎門，

勝不過楊再興臉上含羞！

岳雲兒犯將令理應斬首，
却不過衆將官苦苦哀求。
責打了四十棍血流甲冑，
愧煞我統兵帥無有良謀！
叫人來你與爺小心防守——（二兵士下）

（接唱散板）

收伏了楊再興方展眉頭。

且住，今日陣前，楊再興倒有幾合勇戰，實不愧將門之子。此人若不收伏，何日直搗黃龍！……（沉思）有了，想當年跟隨周侗老師學藝之時，曾教俺絕命三槍，暗藏撒手鐧，百發百中。明日兩軍陣前，使用撒手鐧，定能成功。楊再興啊，楊再興，管教你馬前歸順也。

（唱散板）

猛想起周侗師教授『撒手』，
爲國家求良將費盡計謀，

但願得明日裏大功成就——（進位）
收伏了楊再興好滅金酋。
〔入睡，起鼓，天明，四兵士上〕

四兵士：元帥醒來！

岳　飛：（唱倒板）
　　　　爲軍情終夜裏枕戈待漏，
（接唱散板）
　　　　猛然間又只見紅日當頭。

岳　飛：衆將官，帶馬陣前去者。
〔圓場，四嘍兵、楊再興上，會陣〕

岳　飛：楊將軍，昨日小兒在陣前多有冒犯！

楊再興：豈敢。岳元帥眞乃不失信也。

岳　飛：豈敢。你我今日再決勝負。

楊再興：好，俺若不勝，情願馬前歸順。

岳　飛：話出不悔，眞丈夫也。放馬過來。

〔開打，岳飛取鐧，擊楊下馬〕

岳　飛：（急下馬）楊將軍，本帥失手了。

楊再興：慚愧！末將歸順來遲，元帥恕罪。

岳　飛：棄暗投明，眞乃俊傑也。欲與將軍結爲金蘭，不知意下如何？

楊再興：末將怎敢高攀。

岳　飛：不必推辭，你我望空一拜。

〔岳飛、楊再興同望空拜〕

楊再興：九龍山糧草，請元帥查點。

岳　飛：不必查點，兵合一處。——衆將官，同進潭州！

〔同下〕

——劇　終——

小放牛

前記

此劇是一齣小歌舞劇。它寫一個牧童正在放牛，鄰村的小姑娘路過，二人相見，對唱山歌，表達互相愛慕的心意。

劇本是由北京市戲曲學校教員趙綺霞、王福山、北京市京劇二團演員陳永玲和北京市戲曲編導委員會李岳南、劉保緜、袁韻宜共同整理的。對於原本，只改動了一些不合人物身份的和低級、庸俗的詞句。

小放牛

牧　童：（內）啊哈！
（上念數板）
三月艷陽天，
放牛到村邊。
野花紅又艷，
山草青又鮮，
黃鶯兒枝頭叫，
白鵝戲水間。
今日風光好，
山歌唱連天，唱連天。

我，牧童的便是。每日在山上放牛。看今日天氣晴和，不免將牛兒趕至山坡之上。（趕牛）你看這牛兒上山吃草去了，待我將山歌唱起來。

（唱）

出得門來用眼兒瞧哪呼嗨，
哪呼咿嗨，哪呼咿嗨，哪呼咿嗨嗨。
用眼兒瞧哇：
那邊廂來了一個女姣娃哪哈咿呀嗨。
頭上戴着一枝花，
身上穿的是綾羅紗，
楊柳腰一搯搯，
水紅的飄帶腰中紥。
我心裏想着她，
我口裏念着她，
這一場相思就把人害煞吧哪哈咿呀嗨。
這一場相思就把人害煞。

村　姑：（內）啊哈！

牧　童：你瞧喂！那邊來的是哪哩村的那個小姑娘，不知道她上哪兒去！有啦，我不免在這兒等她。呀呔！小姑娘，近前來！

村　姑：（內）走哇！

（內唱）三月裏來——

（上唱）桃花兒開，

杏花兒白，

月季花兒紅，

又只見那芍藥牡丹一齊開放哪哈咿呀嗨！

行來在青草兒坡前，

見一個牧童，

頭戴着草帽，

身披着簑衣，

手拿着橫笛，

倒騎着牛背，
他口兒裏唱的俱是蓮花落哪哈咿呀嗨！
牧童哥！
你過來，
我問你，
我要吃好酒在哪裏去買哪哈咿呀嗨？

牧　童：（接唱）牧童開言道，
姑娘你是聽。
我這裏用手兒一指，
東指西指，
南指北指，
前面的高坡，
有幾戶人家，
楊柳樹上掛着一個大招牌。

小姑娘，你過來！
你要吃好酒在杏花村哪哈咿呀嗨！
你要吃好酒就在杏花村！

村　姑：牧童哥請來見禮！

牧　童：還禮，還禮！你敢莫是失迷了路途嗎？

村　姑：不錯，我正是失迷路途。

牧　童：你要到哪兒去呀？

村　姑：我要打酒去。

牧　童：打酒要到杏花村。

村　姑：這條道兒我不熟，你告訴我怎麼走哇！

牧　童：你順着我的手兒瞧——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村　姑：有勞了。請！

牧　童：小姑娘你回來！

村　姑：回來就嘚兒回來！牧童哥，你叫我回來幹甚麼？

牧　童：聽說你們吶哩村的小姑娘都會唱小曲，你唱一個我聽聽，我送你去！
村　姑：我呀，不會唱！
牧　童：你要是會唱說不會唱，我可就不讓你過去！
村　姑：我打這邊走！
牧　童：這邊截住你！
村　姑：我打那邊走！
牧　童：那邊擋住你！
村　姑：我打中間……喲，你幹嘛緊擋着我們呀？
牧　童：你不唱，我就不讓你過去！
村　姑：我有心唱，就是沒人幫腔！
牧　童：我與你幫腔！
村　姑：會幫腔來幫腔，不會幫腔站在一旁！
牧　童：咱們湊合着瞧吧！
村　姑：如此，牧童哥！

牧　童：嗳！

村　姑：幫腔來！

牧　童：來了！

村　姑：（唱）二郎爺爺本姓楊吧哪呼嗨！

牧童哥！

牧　童：嗳！

村　姑：幫腔來！

牧　童：來了！

（接唱）哪呼咿嗨，哪呼咿嗨，哪呼咿嗨嗨！

村　姑：（接唱）他妹子一心愛那劉彥昌。㊀

牧　童：（接唱）七咕隆咚嗆！

村　姑：（接唱）哪呼咿呀呵！

牧　童：（接唱）哪呼咿呀呵！

愛你會唱歌。㊁

村姑：（接唱）愛我會唱歌，
就該娶下我。
牧童：（接唱）手中無有錢，
看看無奈何。
村姑：（接唱）手中無有錢，
對你媽媽說。
牧童：（接唱）對我媽媽說，
將你許配我。
村姑：（接唱）許你便許你，
哥哥打個鑼。
牧童：（接唱）我便不打鑼。
村姑：（接唱）你要是不打鑼，小妹我便走吧哪呼嗨！
牧童：（接唱）嗨，嗨，嗨！
妹妹你回來，

妹妹你回來！

村姑：（接唱）叫妹妹回來，哥哥打個鑼！

牧童：（接唱）我便打個鑼！

村姑：（接唱）打個什麼鑼？

牧童：（接唱）打個太平鑼！

村姑：（接唱）那鑼兒怎麼響？

牧童：（接唱）七咕隆咚嗆，

八咕隆咚嗆，

咚嗆咚嗆此咕隆咚嗆！

村姑：牧童哥，你聽我唱的好不好？

牧童：好！

村姑：好，你讓我過去吧！

牧童：這麼辦，咱們再唱個四季花兒你再走，好不好？

村姑：好。牧童哥，幫腔來！

牧童：來了！

村姑：（唱）正月裏來甚麽花兒開？

獨自一人好不傷懷。

起得兒咦！

牧童：（接唱）美得兒咦！

村姑：（接唱）起得兒咦！

牧童：（接唱）美得兒咦！

村姑牧童：（合唱）正月裏開的是水仙花兒，

花兒也沒開。

嗯咦，嗯咦，

七咕隆咚咿呀嗨，

八咕隆咚咿呀嗨，

一朵一朵蓮花落吧咿呀嗨！

村姑：牧童哥，你聽我唱的好不好？

牧　童：好！

村　姑：好，該讓我走了吧！

牧　童：不成！

村　姑：怎麽？

牧　童：這麽辦吧，我這兒有個上聯，你要對的上下聯來，我就送你前去！

村　姑：如此，馬棚裏伸腿——

牧　童：此話怎講？

村　姑：請您出題（蹄）兒吧！

〔村姑、牧童同笑〕

牧　童：來了！

（唱）　天上娑羅甚麽人兒栽？㊂
地下的黃河甚麽人開？
甚麽人把守三關口？
甚麽人出家他沒回來吧咿呀嗨？

村姑：（接唱）甚麽人出家他沒回來吧咿呀嗨？

天上娑羅王母娘娘栽，

地下的黃河老龍王開，

楊六郎把守三關口，

韓湘子出家他沒回來吧咿呀嗨。

韓湘子出家他沒回來吧咿呀嗨。

牧童：（接唱）甚麽鳥穿青又穿白？

甚麽鳥身披着綠豆色？

甚麽鳥身穿十樣錦？

甚麽鳥身披着一錠墨吧咿呀嗨？

甚麽鳥身披着一錠墨吧咿呀嗨？

村姑：（接唱）喜鵲穿青又穿白，

錦鸚哥兒身披着綠豆色，

金鷄身穿十樣錦，

烏鴉身披着一錠墨吧咿呀嗨。
烏鴉身披着一錠墨吧咿呀嗨。

牧　童：（接唱）趙州橋甚麽人兒修？
玉石的欄杆甚麽人兒留？
甚麽人騎驢橋上走？
甚麽人推車軋了一道溝吧咿呀嗨？
甚麽人推車軋了一道溝吧咿呀嗨？

村　姑：（接唱）趙州橋魯班爺爺修，
玉石的欄杆聖人留，
張果老騎驢橋上走，
柴王爺推車軋了一道溝吧咿呀嗨！
柴王爺推車軋了一道溝吧咿呀嗨！

牧　童：（接唱）姐兒門前一道橋，
有事無事走三遭。

村　姑：（接唱）休要走來休要走，
我哥哥懷揣着殺人的刀吧咿呀嗨！㊃
我哥哥懷揣着殺人的刀吧咿呀嗨！

牧　童：（接唱）懷揣殺人刀，
那個也無妨，
砍去了頭來冒紅光，
縱然死在陰曹府，
魂靈兒撲在了你的身上吧咿呀嗨！
魂靈兒撲在了你的身上吧咿呀嗨！

村　姑：（接唱）撲在我身上，
那個也無妨，
我家哥哥他是個陰陽，
三鞭楊柳打死你，
將你扔在大路旁吧咿呀嗨！

將你扔在大路旁吧咿呀嗨！

牧　童：（接唱）扔在大路旁，
那個也無妨，
變一棵桑枝兒長在路旁，
單等姐兒來採桑，
桑枝兒掛住了你的衣裳吧咿呀嗨！
桑枝兒掛住了你的衣裳吧咿呀嗨！

村　姑：（接唱）掛住了我衣裳，
那個也無妨，
我家哥哥他是個木匠，
三斧兩斧砍下了你，
將你扔在了養魚塘吧咿呀嗨！
將你扔在了養魚塘吧咿呀嗨！

牧　童：（接唱）扔在養魚塘，

那個也無妨，
變一條魚兒在水邊藏，
單等姐兒來打水，
撲楞楞濺濕了你綉鞋幫吧咿呀嗨！
撲楞楞濺濕了你綉鞋幫吧咿呀嗨！

村　姑：（接唱）濺濕我綉鞋幫，
那個也無妨，
我家哥哥會撒網，
三網兩網網住了你，
吃了你的肉來喝了你的湯吧咿呀嗨！
吃了你的肉來喝了你的湯吧咿呀嗨！

牧　童：（接唱）吃肉又喝湯，
那個也無妨，
變一根魚刺兒碗底藏，

單等姐兒來喝湯，
魚刺兒卡在你嗓喉上吧咿呀嗨！
魚刺兒卡在你嗓喉上吧咿呀嗨！

村　姑：（接唱）卡在嗓喉上，
那個也無妨，
我家哥哥他會開藥方，
三方兩劑打下了你，
將你扔過後園牆吧咿呀嗨！
將你扔過後園牆吧咿呀嗨！

牧　童：（接唱）扔過了後園牆，
那個也無妨，
變一個蜜蜂兒在花瓣兒藏，
單等姐兒把花採，
一翅兒飛在你手心上吧咿呀嗨！

村　姑：（接唱）飛在手心上，
一翅兒飛在你手心上吧咿呀嗨！
那個也無妨，
我家哥哥他會扎槍，
三槍兩槍扎死了你，
管教你一命見閻王吧咿呀嗨！
管教你一命見閻王吧咿呀嗨！

牧　童：（接唱）一命見閻王，
那個也無妨，
閻王爺面前我訴訴寃枉，
縱然死在陰曹府，
轉一世也要與你配成雙吧咿呀嗨！

村姑
牧童：（合唱）轉一世也要與你配成雙吧咿呀嗨！

村　姑：牧童哥，你聽我唱的好不好？

牧童：好！

村姑：好，你送我走吧！

牧童：正是：年年有個七月七，天上牛郎會織女！

村姑：（唱） 若要夫妻重相見，

待等來年七月七！

牧童哥，請！（下）

牧童：等我牽上牛。 喲，我的牛哪兒去了？——呀呔！ 小姑娘等一等，我趕你來了！（下）

——劇　終——

㈠ 原句『二郎爺爺本姓楊，頭戴三山身穿黃』，看來顯然後面還應該接下去成為一段民歌，但現在舞台上只剩下了前兩句，現在改的，比較更符合於全劇的主題，並能與後面連貫下去。

㈡ 這裏另有一種改法：

牧　童：（唱）哪哈咿呀呵！

情妹戀情哥！

村　姑：（唱）情妹戀情哥，

窗下綉綾羅！

牧　童：（唱）哥在山中坐，

望妹隔道河！

村　姑：（唱）隔河如隔海，

叫妹可奈何！

牧　童：（唱）划子快如梭，

灘上接哥哥！

村　姑：（唱）灘上接哥哥，

哥哥打個鑼！

這一段在舞蹈上可能變動較大，如果有條件重新排演的劇團，也可以採用。

㊂以下牧童、村姑的四段唱詞，如在舞蹈上改動沒有多少困難，也可以用這樣的改法：

牧　童：（唱）天上銀河甚麼人開？

甚麼人跳下了望夫台？

甚麼人劈山來救母？
甚麼人奔月她沒回來吧咿呀嗨？
甚麼人奔月她沒回來吧咿呀嗨？

村　姑：（唱）天上銀河王母娘娘開，
孟姜女跳下了望夫台，
小沉香劈山來救母，
嫦娥奔月她沒回來吧咿呀嗨。
嫦娥奔月她沒回來吧咿呀嗨。

牧　童：（唱）甚麼鳥穿青又穿白？
甚麼鳥身披着綠豆色？
甚麼鳥催人把田種？
甚麼鳥雌雄不分開吧咿呀嗨？
甚麼鳥雌雄不分開吧咿呀嗨？

村　姑：（唱）喜鵲穿青又穿白，
錦鷄哥身披着綠豆色，
布穀鳥催人把田種，

鴛鴦鳥雌雄不分開吧咿呀嗨。

鴛鴦鳥雌雄不分開吧咿呀嗨。

㊃ 以下村姑唱詞中「哥哥」，原皆做「男兒」，是原來把村姑處理成已婚婦女的痕跡（老本還有「我從娘家來，要往婆家去」等詞），現改成一個小姑娘的口氣了。至於她哥哥是否又是木匠，又是陰陽……呢？我們想這只是小姑娘搶白牧童的調皮口吻，和牧童所說的「變一個……」相同。這是他們之間的鬥口，顯然不是事實的陳述。

定價 ¥ 3,400